

孫詒讓遺書

大戴禮記剡補

附

而書駢枝
周書剡補
九旗古誼述



孫詒讓遺書

大戴禮記刪補

附 尚書駢枝

周書刪補

九旗古誼述

雪克點 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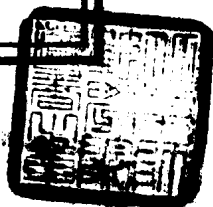
齊魯書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33746

1133746



大戴禮記斟補

〔清〕孫詒讓撰 雪克點校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開本 9.75印張 2插頁 184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,500

ISBN 7—5333—0068—8

K·10 定價：2.20 元

校點前記

本冊收入作者性質相近的專著《尚書駢枝》、《周書斟補》、《大戴禮記斟補》和《九旗古誼述》四種。

《尚書駢枝》寫定於光緒三十四年，民國初年（一九一二）刊行。作者少治《尚書》，輒苦不能盡通。他認為《尚書》「唐、虞典謨，簡而易通，商、周命誥，繇而難讀」，其所以難讀，除了「《書》自經秦火，簡札殽亂」，加之「展轉傳授，舛悟益孳」^{〔一〕}，且字多假借、文字殊異等原因外，主要是語言文辭上的障礙。《尚書》命誥之辭綴累晦澀，詰屈聱牙，非如後世揚雄、樊宗師等之故為艱深，而是因為它用的是雅言。孫氏認為古人有常語，有雅辭。「常語恒畸於質，期於辭約指明而已」，故淺俗易通；至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多雅言，而「雅言主文，不可以通於俗，雅訓觀古，不可以概於今」^{〔二〕}，其辭「詭名奧誼」，非淹貫故訓，則不能通其讀。商周命誥為雅辭，猶《詩》之《雅》、《頌》為雅辭，皆難讀，不若《國風》為方語、常語之易通。因主張以《尚書》命誥之辭，與《雅》、《頌》相關的文字相互參證，以求其通。孫氏

繼乾嘉學者王西莊、段若膺、孫淵如、莊葆琛、王伯申諸家之後校治此經，得與昔儒殊異者七十餘事，以成是著。作者校讀是書，沿着戴震提出的「經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辭也，所以成辭者字也。必由字以通其辭，由辭以通其道」的方向，堅持了「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」^{〔二〕}的觀點，揭示了語文內部中雅、質的區別，提出了讀古書當通辭例的要求，這些看法，都很精確，其啓迪後學如王國維等以此法讀《尚書》因多有創獲之功，是不可泯沒的。

《周書斟補》寫定於光緒二十五年，二十六年刊成。《周書》，亦名《周史記》，後又稱《逸周書》、《汲冢周書》。《周書》七十一篇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雖已著錄，然自唐人已疑其非古人原本，宋代以來，學者多疑此書出於戰國秦漢之間。加上劉向說過《周書》「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」^{〔四〕}的話，以該書是孔子刪《書》所棄而不取的材料，故不爲儒家所重，古史學者亦罕見引用。孫氏鑒於「自《左傳》以逮墨、商、韓、呂諸子咸有誦述」，信其爲「先秦雅記壁經之枝別」，肯定了《周書》「古事古義多足資考證」^{〔五〕}的史料價值，因在盧文弨校本、朱右曾《集訓校釋》的基礎上，取宋高似孫《史略》、黃震《日鈔》比勘、參校，知宋時傳本實較今本爲善，因加摘採。既於盧、朱兩家妄改之失多有匡正，又於各家失校處多所發明。孫校是書，取高、黃兩家書並及羣書摭引外，略少別本據以對勘，多互用本校、他校和理校之法。由於孫氏精於經子訓詁之學，對於文獻要籍，能够融會貫通，識見又高，故所言多中。如《命訓篇》「不忠

則無報」，孔注「上遇其禮，不報口終」。孔注「報」下原闕一字。孫校此注，謂「疑當作《上遇無禮，不報以忠》」，以闕字爲「以」。今案：孫氏未見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明嘉靖本《汲冢周書》（四部叢刊本），而此闕字嘉靖本正作「已」。已，以古通，孫校是也。又《作雒》篇「俘殷獻民，遷於九畢」，孔注亦出「九畢」。孫氏深非朱右曾校「九畢」不取《玉海》，贊成王念孫據《玉海》十五引此文「九畢」作「九里」之說，並引《韓非子·說林》、《戰國策·韓策》以廣其證。而嘉靖本兩「畢」字，正並爲「里」。可見王、孫兩家說之確不可易。

《大戴禮記斟補》爲作者校釋《大戴禮記》文字的結集。寫定於光緒二十五年。《大戴禮記》，漢時與《小戴》同立學官。自鄭玄爲《小戴記》四十九篇作注，歷代廣爲傳習，而《大戴記》以傳鈔研讀者少，連同北周盧辯注，自唐後即闕失大半，今僅存三十八篇。宋代學者自朱熹注《大戴記》九篇、楊簡注十三篇、傅崧卿釐分《夏小正經傳》、王應麟作《踐阼》篇《集解》外，津逮殊尠。元、明學者吳澄、楊守陳、董彝、湛若水諸家，皆兼治大小戴，略少專治大戴之書者。有清一代，經學昌盛，而專治大戴書者，黃叔琳、畢沅、莊述祖、孫星衍、王謨、朱駿聲、梁章鉅等各家考釋、校詁《夏小正》單篇之作姑不論，校注《大戴禮記》全書者，不下十多家，以孔廣森《大戴禮記補注》和王聘珍《大戴禮記解詁》最爲善本。孫氏以大戴取集古記，摺采極博，書雖殘闕，而先秦遺籍猶多存者，因就孔本研讀，識誤匡違，多有創獲、發明。又，孫

氏嘗於同治十二年得劉寶楠所錄乾嘉經儒孫淵如、丁小雅、嚴九能、許周生諸家手記，另有趙甯門所斟殘宋槧異文，以劉錄傳鈔甚稀，慮其零落，并刪定著之。

《九旗古誼述》爲考釋旗識古義的專著。撰于光緒辛丑，後一年，於光緒二十八年刊成。作者以爲古王者賓祭、師田、脩禮、敷政，咸以旗章爲重，而旗識古義，先秦西漢學者尚能識其大略，東漢學者以許慎、鄭玄之精博，已不能無舛悟，魏晉以後學者下逮賈、孔義疏，大率闡述鄭詁，無所匡益。宋元以降迄有清一代，說禮者間持異論，少能有所發明。作者前疏《周禮》，深善繫齋金氏《禮箋》，大赤即鳥旗、大白即熊旗、大麾即龜旒，以及旄旌爲諸旗通制之說。惟金氏沿襲鄭君舊釋，於《司常》旗物，以爲賓祭陳路建旗之法，與《大司馬》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，并析《司常》以「王建大常」以下爲更端別起，不冢「大閱」爲文，說實牽強，係氏終未能釋然。乃取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爾雅》諸經與九旗相涉之文，綜校互勘，反覆辨證，考定周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，五旗之外更無它旗。所謂旂物者，實爲諸旗之通制。旂純而尊，王侯孤卿尊而建旂，物駁而卑，大夫士卑而建物。其說實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先秦旗物今已不存，無可徵實，就理董諸經而言，求其弇然若引弦以知矩者，實莫過於此。孫氏既櫟括其略著之《周禮疏》，更別述是冊以究其說，而釋學者之疑。全著文雖無多，其爲清代學者一家之言，連同以上三著，皆爲孫氏可傳之作。

本冊所收作者的四種專著，吳士鑒《請宣付國史館儒林傳奏》、張謇《墓表》、朱孔彰《事略》、章炳麟《孫傳》、章梈《孫傳》以及民初《浙江通志稿·儒學傳》均有記列。除《尚書駢枝》、《清史稿藝文志》及《補編》未著錄，孫殿起《販書偶記》及《續編》亦未及外，其他三著，《清史稿藝文志補編》均已分別著錄。《尚書駢枝》有一九一二年石印本和燕京大學一九二九年刊印本。杭州大學並藏有作者哲嗣孫孟晉先生校本。這次點校，以燕京大學本爲底本，用石印本和孟晉先生校本相參校，擇善而從。《周書斟補》四卷，有光緒二十六年家刻本，又有台灣王雲五編《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》本，今以家刻本爲底本。《大戴禮記斟補》三卷，除民國瑞安廣明印刷所石印本外，杭州大學藏有該著的稿本，和孫氏手校孔廣森《大戴禮記補注》本（即《斟補》原底稿本），今以石印本爲底本，用原稿本和作者手校《補注》本相參校，主要是校正文字的錯訛和臚亂。孫氏手校《補注》條目繁多，後擇其要，廣其證而成《斟補》，於原校多有棄而未取者，這里未作增補。《九旗古誼述》一卷，有光緒二十八年家刻本，就用爲底本。以上四著中所引他書的文字，一般都作了查對，糾正了引書中甲書誤作乙書，彼篇誤作此篇的一些錯誤；至於作者引書或引別家之說的文字，時有節略，乃至取其大意，則皆一仍其舊，未作增改。校改的文字，除了異體字和明顯的誤字外，均出《校勘記》，以便覆核。這里還要說明的是，《大戴禮記斟補》石印本校刊不精，誤字而外，各條間的文字，時有臚亂，如《勸學篇》『昔者

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」條中一段嚴氏校語，亂入下「雖行必鄰也」條內；《子張問入官篇》「競紕塞耳所以弇聰也」條中孫氏大段校語，亂入前引《勸學篇》「昔者瓠巴」云云條內，而本條中又亂入「雖行必鄰也」條的大段校語，至使文字扞格不通。凡此皆一一作了校改，恢復了原來的面貌。

限於校點者的水平，錯誤定所難免，懇希讀者批評指正。

雪克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

於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

注：

〔一〕 見孫詒讓《尚書駢枝序》。

〔二〕 同上。

〔三〕 同上。

〔四〕 《漢書·藝文志》顏師古注引劉向語。

〔五〕 見孫詒讓《周書斟補序》。

目 録

校點前記	一
尚書駢枝	一
周書斟補	七
大戴禮記斟補	一七
九旗古誼述	二六

DBU

尚
書
駢
枝

尚書駢枝叙

自文字肇興，而邃古語言得箸於竹帛，累字而成語，累語而成辭，馳騁其辭，錯綜連屬以成文，文辭與語言，固相傳以立者也。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繁，蠢愚樸而智惠文，野鄙質而都邑雅。夫文辭亦然，有常也，有雅也，或簡而徑，或繁而曲，不可以一端盡也。故常語恒畸於質，期於辭約指明而已。雅辭則詭名奧誼，必式古訓而偶先民（雪案：以上八字，《籀書述林》作「不越厥宗」），其體遂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合矣。古記言之經，莫尚於《書》，自夫三科文立，辭體攸殊，唐虞典謨，簡而易通，商周命誥，繁而難讀，是豈如後世揚雄、樊宗師之倫，故爲艱深以難學子哉！亦其辭有雅質，則區以別耳。《大戴禮記·保傳》篇不云乎，天子蒼遠方諸侯，不知文雅之辭，少師之任也。古者史佚職之。而《禮聘記》又云：辭無常，孫而說，辭多則史，少則不達。辭苟足以達，義之至也。然則文雅之辭，義至而無弗達，雖古之良史，猶或難之，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乎。《論語》云：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《禮三朝記·小辨》篇孔子

曰：爾雅以觀於古，足以辨言矣。是知雅言主文，不可以通於俗，雅訓觀古，不可以概於今，故《春秋元命苞》說子夏問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？蓋《春秋》經則云「元年春王正月」，此記事徵實之辭也。《書·康誥》則云「惟三月哉生魄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」，此記言文雅之辭也。《釋詁》之篇託始于初哉首基，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也。唯《詩》亦然，國風，方語也，故易通，雅、頌雅辭也，則難讀，故命誥之辭，與雅、頌多同。《大誥》云「天棐忱辭」，文邈奧衍，證以《蕩》云「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諶」，《大明》云「天難諶斯」，則昭若發蒙矣。《康誥》云「汝惟小子，乃服惟宏」，指亦簡晦，證以《民勞》云「戎雖小子，而式宏大」，則弇若合符矣。《大雅·思齊》云「肆戎疾不殄，烈假不瑕」，毛、鄭皆未得其義，證以《康誥》云「不汝瑕殄」，則渙然冰釋矣。若茲之類，殆不可以僂指數，然則文言雅辭，非淹貫故訓，不能通其讀，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，強爲詮釋，其詰籀爲病，不亦宜與。《書》自經秦火，簡札殺亂，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，漢博士之所讀，所謂隸古定者，或以私臆更易，展轉傳授，舛錯益摯。漆書古文，蓋多段錯，如非、匪率爲隹，今多作正字，其偶存者，則皆誤釋爲輔者也。文多作忝，古文著心於文中，今所傳《鐘鼎款識》咸如是。今絕無忝字，而有譌作寧者，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。其它文字殊異，復數百科，《書》之譌易無完札，固不待七疋而然矣。《書》有七疋，見段氏《撰異》叙。乾嘉經儒治《尚書》者，如王西莊、段若膺、孫淵如、莊葆琛諸家，多精通雅詁，而王文簡《述聞》、《釋詞》

釋古文辭，尤爲究極微眇。余少治《書》，於商周命誥，輒苦不能盡通，逮依段、王義例，以正其讀，則大致文從字順，乃知昔之增益偵到以爲釋，而綴累晦澀仍不可解者，皆不通雅辭之蔽也。頃理董舊冊，撫蒙所私定，與昔儒殊異者，得七十餘事，別寫存之。而約舉古文辭之要略，以示家塾子弟，俾知雅辭達詁，自有焯然之通例。斯藉文字句讀，以進求古經之大義，儻有所津逮爾。

尚書駢枝

堯典

帝曰：吁！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。孔傳云：「滔，漫也。言共工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，言不可

用。」案：僞孔意此「滔天」與後文「浩浩滔天」，及《皋陶謨》「洪水滔天」義同。後《傳》亦云：浩浩，盛大若漫天。

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「以訓故易之，亦云「似恭漫天」，即僞《傳》所本。然後文及《皋陶謨》

皆說洪水，此論共工之惡德，不應亦曰漫天，於義實難通，故蔡沈《集傳》從林之奇、朱子說，

並謂此滔天二字爲衍文，然史遷所見已有此二字，則必非衍文。今考滔，當爲謫之借字，《爾雅·

釋詁》云：「謫，疑也。」郭璞引《左傳》曰「天命不謫」，《哀十七年傳》《左傳·昭二十六年》

又云「天道不謫」，《說文·心部》：「謫，說也。即此字。」《文選·西京賦》「天

命不謫」，《左傳·哀十七年》《釋文》亦云：「謫，本又作滔。」是謫、滔、滔聲同字通。

象恭滔天，亦可謂貌爲恭敬而不信天命。《周書·鄭謨》篇：「帝命不謫」，孔晁注云：「謫，僭也。」僭，疑義亦通。《說文·言部》無謫